

二月兰

谢 璞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收集了谢璞同志从1954年至196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16篇。这些作品反映了我国农民在毛主席、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人情景，热情地歌颂了贫下中农、社员群众和知识青年、少年儿童的高尚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貌。这些作品格调清新，文字优美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插图：谭尔康 谭凯军 汪泽成 卢叶子

目 录

迎春谣.....	(1)
水车.....	(9)
老同志.....	(19)
姊妹情.....	(29)
深沉的爱.....	(43)
辣椒寨的春天.....	(56)
玫瑰宴.....	(73)
喜乐的山窝.....	(87)
二月兰.....	(100)
野外鹤声.....	(118)
竹娃.....	(129)
小桂游春.....	(141)
早春.....	(151)
吉平得宝.....	(167)
嫩翅膀.....	(185)
泥鳅河边.....	(207)
后记.....	(231)

迎 春 谣

等我剁了担茅柴下山时，天上已撒满了眨眼的星星。我边走边想：明天清早就要动身到乡政府去开代表会，今晚得迟一点睡，把担塘泥的畚箕织几担。

谁知洗脚时，雨秀却望着我说：

“方砧坳二叔搭信来，要你今晚到他家去。说得很紧要。快去吧，他等着你咧。”

哎，真不遇巧。我急问她：

“二叔另外说什么吗？”

她的答复是二叔什么也没说。我便猜想起来：要我去做哪号事呢？是……

一句总话，我脑筋想痛了，也难肯定二叔的用意，甚至这样想：莫不是看着要搞统销了，也想要买点粮食；但他是统购户，哪里会缺口粮？

织畚箕的心思打消了，拿了手电筒，便往方砧坳去。星光下，路虽看不大清，但我也没按手电，因为这条夜路是走惯了的。说起来，为了二叔，我曾操过不知多少心。

二叔在村子里，是顶有名的。会做一手好阳春，是他出名的原因之一，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脾性拗，别人背地里都称呼他做

“拗背弓”。

你看他拗不拗？土改分田时，因为怕多征粮，他不分垌田，所分的田中只有一亩是溪河边上的，其余都是二十多级和三十一级的坎田。分房子时，他不愿分大院子的房间，而要分方砧坳上那深山深岭里一座快要倒塌的破瓦屋。原因是大院子里，人多口杂，麻烦多。花了两年的时间，他便把那座歪歪斜斜的破房间，改成了一座扎实宽整的土砖屋。

平时，不管开什么会，他十有九次不到会。村干部都为他头痛过。硬问他时，他便满有道理地说：不得空，翻了身生产要紧。因为他的性子很拗，加上他家住在深山深岭里，离大院子最远，所以村干部也不容易找到他。他呢，也懒得管家外之事，只一心不顾命地、睡半夜起五更地劳动。我记得前年冬月天，他曾经指着土地庙门上一副对联，好心地对我说：“松宝，你是读过年把书的，那副对子上，不是写着‘土中生白玉，地内产黄金’吗？嗯，这是良心话，如今只要舍火，不怕劳苦，发财是易得的事；浮起东开会西开会，是当不得早饭米的。”

就是去年桃树打花时，我们这个行政小组，有几户人家成立了个常年互助组，选我当了互助组组长。我也去方砧坳劝过二叔几次，要他入我们的互助组。他一万个不肯入，欢喜得我们是合得来的叔侄，若不然，说不定要挨他一顿大骂；但大骂没挨，小骂是挨过的。

哪知到去年统购时，我竟挨了他一顿大骂。他骂我一窍不通，骂我是报应子孙，因为我动员过他卖余粮。这一骂呀，好多人都替我抱不平，都说要把他整整，扳直那张拗背弓。但我横竖不准，又托付干部再去动员，费了天大的力气，才动员他卖了五十斤谷给国家。

俗话说：“树怕剥皮，人怕伤心。”我也伤透了他的脑筋了。除了赌气一辈子不跟他搭话之外，还把早前送给他的那只追山黑屋子狗，偷偷用骨头逗了回来，紧紧地缚在牛栏柱子上。因为二叔素来有点乘空闲到山上打猎的瘾，我才把那只好屋子狗送给他的。

可是呀，支部会上支书却要我更努把力，想尽一切办法慢慢团结、教育我二叔，道理说得很多，并且一字一句都很感动我。因此，“吃了牛角葱”，聪明起来了：走社会主义的路，不是一两个人的事，象二叔这样性子的人不多，有他这种思想的可不少，非耐心团结二叔不可。

不久，我便把黑屋子狗放了；并在无意中碰着二叔时，也硬着嘴叫他一声，哎呀，可连耳根根都红了！但多见得次把面，就自然了。同时，二叔也是个有口无心的人，我喊他，他也应我。

我又时常到他家里去了。雨秀骂我死了脸，不睁眼扎气，我也不在意，只口涩涩地给她解释。

可是，“石山易移，脾性难改”。二叔还是老一套：昼夜盘算“发财”。从他口气上看，还埋怨兴起信用合作社，不然，他也可以省粮放账，买几亩田。他仍旧不愿开会，万不得已到组上或片上开一次会，也总是坐在角落里打瞌睡。

从此，我到他屋里去得更勤快了。每每从闲谈中向他解释政策，讲社会主义，讲前途。为了同他说话，我不晓得用过多少心，没有一次不事先动过脑筋。因为你若单是跟他讲大道理、讲政策，他是不愿听的，也听不进去。我俩都是会打猎的，比如打野鸡时，我们都懂得要等野鸡起翅飞才能开铳。二叔很勤快，只因为我在他眼中是一个也很勤快的亲侄儿子，他才跟我合得来。因此，不怕他不开会。不久后，国家的时事、政策，和一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，他跟时常开会的人一样，已懂得了不少。但说来，伤

脑筋的地方还很多。有些人因为瞧不起二叔，所以每每我和一些热心组员，帮助单干二叔解决困难时，他们总或明或暗地说我的空话，个别的竟说我太“重亲”。比如今年四月间，发了大水，二叔溪河边上的那丘禾遭了水灾，政府发下了买肥料的贷款，我动员组员给二叔也分了一些，并动员一些人将多余的秧也送了一些给他补禾莠。可是竟有一个暴躁人当面说我：“你二叔是上不得墙的烂泥巴，你何苦去扶他！”当时，我只得拿句现话对他说：“搞社会主义，只怕人少，不怕人多！”

倒也称心，二叔的行动越来越使人欢喜了。前次，在统购中，他每晚都点着火把，从方砧坳下来开会了。他应卖的三百斤余粮，也二话不说地卖给了国家。但由于我工作忙，很少跟他久谈过，一时竟难了解他对这次卖粮的看法。今晚有机会到他家走一趟，也正合了意。

方砧坳离我家不远，走过一条小垅，就到了方砧山下了。我按亮了手电，一步步爬上去，夜风凉悠悠的。从呼呼作响的松梢上溜下来，钻进了我的衣领，使我感到立冬后的天气大不同了。到了那个坳坳里，我便唱起了即时想起的“斑鸠上树颤摇摇”来，声音很大，简直是嘶着喉咙喊。

忽然，狗疯狂地吠了。那家伙真厉害，线直朝我飞也似地奔来，吓得我连忙“咧”它，并且机警地用手电射着它的眼睛。幸喜它熟悉我的声音，一听着我“咧”了几声，就抱歉地摇着尾巴不响了。

来接我的是二娘，十分亲热地让我走在前头。我一跨进她家屋门，又大骇一跳。我一脚踏着了个软绒绒的东西，扬起手电一照，是一只黄岗狗伏在地上。我忙嘶着喉咙大声喊打，猛一退，把二娘差点撞倒了。她手上的灯盏，“朗”的一声，摔落在地上。

二叔大笑着在后屋里喊：“不是活的，才打死的。”

原来，二叔是请我的客。照例，我是不敢推辞的；一推辞他就要发火。

我和二叔围着一张两尺高的桌子，两人都坐在松软的蒲团上。桌旁燃着一堆熊熊的大火。

二娘端来一大钵香腾腾的菜，另外还端来了一茶罐酒。二娘看透了我的心思，便笑道：“莫疑到二娘把你当客，都是现成的酒菜。酒吗，是八月里做的南瓜酒；菜又不象菜，是你二叔打着一只野鸡。……”说着，她走了。

桌旁燃旺的火光，照着二叔长脖子上支着的方额、尖下巴和一对锐利的眼睛。他用大碗盏喝着南瓜酒。我给他筛酒，他也不讲客气，因为他是长辈。我虽然也是用大碗盏，但并不象他那样大饮大咽，只假装着同他一起举碗。我喝完那一大碗都不容易哩。

他一连喝了三大碗，眼睛红了，话也多起来了。他盯着我，咂着嘴说：

“叔叔走红运了，急要钱用，财喜就上了门。……正在吃午饭，就来了只岗狗。厉害哩，它一口咬了只黄鸡婆就跑。你二娘不要命地喊。我急叫她莫吱声，把黑屙子‘喔’了一声，它就跑在前面，拦住了岗狗的路。我提着鸟铳悄悄追上去。小精怪以为没人追了，便缓着走。”他蓦地站起，做着当初瞄铳的样子，“它一缓，我就瞄铳。嘿，隔百把步呢，一铳就把它打中了。哈……”他低下头嘿咪咪地笑着。一会儿他又大踏步地往死岗狗身边走，将它提了起来。眯着眼吹着它的毛，“毛色多好哇，你看你看，总值得十多块。今晚把它剥了皮，明天拿到合作社去卖。”他甩掉了死岗狗，又坐下来喝酒，喝了一口酒长叹一声，一面解脱毛背心，一面说：

“作阳春的少不得牛，没有好牛，还作他娘的阳春！我那只牛，真象得了倒栏症，总总爱在外边拉屎屙尿。犁起田来，好象三年没吃草一样，懒洋洋地走不动。我发了狠心要卖了它，去买一只好的。……如今新世界，作阳春的只有田里多出谷才是劲嘛！这都是你说的，是不是？”

我高兴地应着，并补了几句鼓劲的话。

“对罗！我还没记错。”他捶着桌子，碗盏都震动起来，“我们务农的还要走社——”

“走社会主义的路。”我忙给他接上。

“嗯！是是是，……”但他忽然变了脸色，笑容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。“叔叔差劲了！今年只卖了三百斤谷；这也只怪得人手少，你堂弟堂妹，年纪小，只晓得读书，我顾得东来就误了西！”

我见他说到这一层，便大声地说：

“只要你老人家愿入我们互助组，我们是一千个欢迎。”

他又快活了，一手罩住酒碗，一手不重不轻地敲着桌子说：

“好罗好罗，你们看得我起，我是领情万分。”他抓起碗，往桌上轻轻一击。“叔叔不是吹牛皮，入了你们互助组，换一只好牛，明年不卖八百斤谷给国家就不算人。”他扣着指头说：“老黄牯至少要卖三十块，那张岗狗皮要卖个——少打点，就算十块；前次卖了三百斤谷，有十五块多，总起来就有五十多块，另外还有百把斤陈谷卖，正买得那只金丝黄牯到手。”

他说到“卖百把斤陈谷”时，我真想盘问他一句，但他一喝酒，就说个不完，话多得使我插不进嘴。

“那只黄牯，”他说，“是你二娘娘家一个老兄的，好牛呢，我亲眼看见的，膘很好，生起一对好雄壮的扁担角，正背脊上有一个晒谷旋，四蹄踩在地上就印起四个‘田’字。这样的牛是富家牛。”

呼，莫说六十块，再加两块钱，我都心愿。……松宝，你明天帮二叔的忙，给挑几十斤谷，我自己也挑几十斤，到粮食局卖了谷，再到合作社去卖岗狗皮子。……”

我听到这话，便赶忙抱歉地告诉他：明天要到乡政府去开代表会，两天内没时间；并答应过几天再帮忙。我接着又问：

“二叔，你哪里还有陈谷卖呢？”

“这吗？”二叔摇了摇头，“说出来真丑人！去年听说要卖余粮，我不想卖，想等将来借出去图几分利息，就在床背后挖了一个窖眼，把谷藏了起来，真是老糊涂了！”但他又换了话头，兴奋地说：“是你说的嘛，走社会主义的路是要口走心也走，日后日子更甜了才不翻悔，因为自己也出过汗的。……白手起家要节省，走社会主义的路不要节省？去年我家算起来，每口只吃了四百斤谷……今年我做的小春又比去年多。你说剩下的陈谷不卖给国家，卖给谁？打蒋介石的解放军不吃饱饭，又如何能打到台湾去？再说，受了水灾的农民，也少不了买粮吃。”

时候不早了，二十边的月光已经打路了。

当我动身回家时，在火堆旁添柴的二娘忙叫住了我，叫我等一等。她朝房里去了。不一会，她提了一篮子什么递给我。仔细一看，是一篮子酸菜，里面有藟头、豆荚和茄子。我莫名其妙地瞪着眼。二娘忙说：

“你们乡政府开会，人多得很，雨水少了难买菜，你快带点去给大家吃。……去年你二叔把三只酸菜坛子的酸水，倒得个干干净净，拿到床背后窖眼里去藏谷。搭帮你打通了你二叔的思想，五月间才把酸菜坛子搬出来。若不是你，这酸菜难吃喽！”

我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心里的快活呀，真无法说。

我一手提着酸菜，一手按着手电走下了方砧坳，并唱起了前

次在区里刚学会的“迎春谣”。正唱得起劲，就听到前面有个把着草火的人喊什么。尖起耳朵一听，原来是雨秀来接我了，大概她是从歌声里听出是我哩。我俩碰面时，她奇怪地问为什么这样高兴？我笑着说：“刚刚喝多了南瓜酒！”

1954年冬写

水 车

石平这后生，宽肩膀大个子；和金跟他一比，要矮一个头。但和金的年纪却比石平大一倍，石平还才吃二十三的饭。

他俩都住在竹冲村，都是蛮能干的互助组长。两个人又最搞得来，一碰上，总是谈得个快快活活，今年收秋后，两个组又将建成一个社。但不能说他俩从没发生过什么争执，去年为了“财迷心”要入组一事，就争得个面红耳赤。

如今他俩又忙起来了。两个组有一畲田，大约二十多亩，因为晴了个五十来天，附近的塘水和井水都车干了，禾田里已开了细坼坼。两个互助组合拢来开了个会，石平建议从大河里车水过来。但要十二梯水车才车得水上，于是困难就摆在面前：新旧一加，两个组只有九架水车。费了天大的力，好些积极分子才借来了两架水车，还有一架水车的问题无法解决。

石平同和金分头到各家家里去作商量，劝大家调集些款子买一架，好容易才说通了一些人。石平连忙到四处木匠家里看货，但问了几家都说没有。幸亏他脚勤，远走到十里外另一个冲冲里的张木匠家才问到一架。石平满象有现钱一样的跟他讲定了价钱：整打整一十七元。但身边哪来的钱！钱还要去筹，筹不筹得出，

还是个问题。

石平眨着娃娃气的眼睛，心里一翻就来了主意。他拉开亮嗓门，很神气地说：

“张老板，十七元就给你十七元，我明天来拿。你若卖给别人，那就要跟你扯十年皮绊。”见张老板正要说话，他马上又猜中他要说的是哪号话，便先下手为强，大模大样地说：

“你是怕我撒谎？谁吃了没得消，老远跑到你张老板家来寻快乐？”他大步跨到张老板跟前，脱下自己的白褂，一把送到张老板怀里，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拿去吧，你见我没交定钱，怕我反口，就拿这个作抵吧！我要是不来，你穿起我这白洋布褂子去走亲家。”

张老板见他话说得硬梆，又碍情面，便答应卖给他，要他明天吃午饭前来抬车，迟了就卖了。当然也没有收他那件汗巴水流的衣衫做定钱。

石平满心欢喜的走到屋里，又把两个组的人召来开了个会，动员调款子，因为信用社的款子已经借空了。

这会开得不十分热闹，里面还有好些人不愿拿款子出来，不过有几家是答应拿的，小小合计一下，答应拿的已有个八、九元了。看起来，多讨论一下，这架水车可能买得成。

但忽然间，富农“财迷心”钻进会场来了，他一边扬摆着双手，一边伸出长着几根猪鬃似的胡须的下巴说：“你们听我来解个围，一家有事百家不安，我来帮你们行个方便。”

众人都用惊愕的眼光，直盯着这个突然钻进会场的人。

“我的名声是臭，可我愿做点好事！”“财迷心”假装出一副很诚恳的相貌。“你们买不起水车，若不嫌弃，我愿借一架给你们。”

他话一说完，会场上立时沉寂了一下，接着全场哄起来了，

说什么话的都有。还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走近“财迷心”身边，问：

“你讲的是真话吗？”

“财迷心”佯装生气了，说：

“说谎的短命，我当天发誓愿。唉！好人里面有坏的，坏人里面也有好人嘛！我的水车是我郎婿借去了的，明天天不亮，我就去扛回来。”

有些人听信了他这一套花言巧语。和金组长还拉凳给他坐，递烟给他抽，在心里说：“他到底变好了。”但“财迷心”一不坐凳二不抽烟，连忙哈腰退出会场，一边走一边说：

“你们是在开会，嗨嗨，我坐不得。明天清早我就去，你们等着，哈哈……一个村子的还分什么彼此。”

人们带着惊讶的心情，涌到门口。

石平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来的地方，被这猛然一下出现的奇事弄得昏头昏脑。

“财迷心”这人原是个“为了钱到手，不顾香和臭”的人。解放前，村里有些人给他做过短工，或做过一年半载长工的，就看得出他的肝肺。石平也给他做过很多次短工。他是最恼恨这个虾公背的。大年初一欠人家的工钱，年三十人家才收得到手，平时口里尽是一套假仁义；解放后他一面假装老实，暗地里却杀耕牛、猪崽，做了许多违反政策的事。

但他那副嘴巴能把死人说活，去年冬天，他就要求加入和金那个互助组。和金想一口答应下来，便跟石平作商量；当时，石平把和金的旱烟杆接过来，抓了一把土塞在烟荷包里又退给他。和金瞪着眼问他开什么心，他说：“这是头号烟叶子，你抽抽看，保险好抽！”说着又从烟荷包里撮一撮土装在烟斗里。等和金骂人

了，他才板着脸说：

“三哥，他不能入组同泥巴当烟抽不得一个样；富农入了组，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，你不要听人家哄……”

和金不服气，解释道：

“富农又不是地主，他如今为人老实了，历书是一年一本，人是有变的嘛。”石平一听这话，便认真地说：

“三哥，人家是两副嘴脸哩：表面上老老实实的，骨子里知道他卖的什么药？你看政策上是不是准富农入组？”

这话问得和金哑口无言回去了。“财迷心”那只家伙想钻进互助组的阴谋失败后，便在背后说怪话，说要在暗里拆互助组的台，等着大家背了时退组。后来这话传到了石平耳里，石平把他喊来问，他推得干干净净。可是，如今大家正缺水车，他又为什么肯把水车借出来呢？难道是真的有好心？他想到：一定是花样。

等人们重新回到会场，坐定下来，石平又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但大家正在议论“财迷心”刚才的行动，谁也不听他发言。他便两手打鼓似的在桌子上一顿乱打，带笑说：“莫吱——声——呵——哈——”这一呵哈，便把大家的议论打断了。

他收起笑脸，大声说：

“富农跟我们不是一个心。买吃不如买把，水车是时常要用的，我们还是凑钱买起来吧！”

这意见现在几乎没有人赞成了，就说原先那些愿出钱的也这样说了：“五荒六月的钱，一个钱当三个钱用，如今有水车将就用一下，日后再买也不迟。”于是没喊散会，人却散了，只剩下两个组长。

和金巴着烟斗走近石平身边，便以“多吃过几包盐”的长辈身份说道：

“本来你是个会做事的党员，但看人不要有成见。他虽是个富农，这几年确是变好了，思想打通了咧……”他还想说今后要吸收这老实富农到组里面来，但他看了看石平的眼色，又忍住不说了。石平想着什么，一声不吱。

二

第二天，天一发亮，两个组的人就去开水圳，花了一个早晨的工夫，把十一架水车都安置好了，并且每架水车旁还立了个遮荫的凉棚。只要等“财迷心”把水车扛来，就可以动手车水了。这一天差不多两个组没有一个人是闲下来的，都在紧张地准备着跟天旱做斗争。

“财迷心”当真天一亮就动身到他女儿家去了。他女婿也是个富农，住的地方，离这里只有五里路。

大家一吃了饭，“财迷心”就回来了，他只带回了车叶子和车把手，但他赶快又去扛车槽子，人家要去，他却硬不准，边走边说：

“我人老了，力气还是有。就会打转身的。”

人们焦急地等着“财迷心”回来，可是一直到太阳快正顶了，还没见影子。很多人便烦得心里来了绿烟，猜疑他在耍鬼，好几个人一个鹞子翻身，跑去找“财迷心”。

走到半路上“比天岩”那个地方，他们看到了这个老头子，他正在用腰带缠着左脚，里面裹一把草药，身旁摆起一架摔烂了一些地方的车槽子。一见大家他就诉苦道：“真老不死了！力气被狗吃了。走快了一点，跌个向天指脚。”他哼哼地摸着左脚，“哎哟，没有想到摔得这样狠，伤得见了骨头，寻了一把草药巴上了才止住痛，哎！我——”他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。

石平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鬼，但有些烦得心里来绿烟的人，这时却同情起“财迷心”来了。

“财迷心”爬起来，跛着脚走近摔坏的车槽说：“可惜，车槽子摔烂了，不要紧，我会修，我回去就给修好，你们等着，要不了好久。”说着他又要扛起车槽走，但有人马上不忍心地抢着扛走了。他跛着脚跟着人们走回去，发现和金组长没有走，便回头声音微弱地说：“组长，回去吧？”和金见石平没走，便走拢去说：“财哥，这回劳神了你，我就回来，你先走，对不起呀！……”

石平气得眉毛都竖起来了，等“财迷心”离开此地之后，先开口道：

“自讨背时，买又不买，要借；今天浪费二十多个人工，禾又多干一天，不减产才是怪事，我看你总爱跟着人家尾巴后面打转转。”

和金见他的话来得这么陡，心里的火便溅出来了，吼道：

“你通什么情理？人家为了我们，把脚都跌坏了，还要说人家不是。你有钱你去买吧。我不拦阻你。”他气冲冲地就走了。

石平见他来了火，心中的火也起了，但记起自己是个共产党员，便耐着性子，赶上去好心笑道：“三哥，冲起走做么子？”和金没听他的，只顾走，他就用逗趣的话喊起来：“有气下了雨再发吧，前面三嫂又没摆起糖等你。”

和金无可奈何只好坐下来，石平便轻轻走过几步蹲在他身边。

等和金发了一顿气之后，石平才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很严肃地说：

“如今的禾是干一天差一天的，我们不赶紧买水车，呆头呆脑等他修，他要是修三两天，不是禾要在太阳下干煎三两天吗？要是禾晒白了皮，减了产，早先说拿增产的实际行动争取建社的话